

中國文學精華

宋元文明評註讀本

冊 下

民國廿一
年三月



總發

分發行處

月四版

分類號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中國文學精華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運運費另加)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卷二

傳狀

趙延嗣傳

石

介

(宋)字守道，兗州人。少與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舉進士，官至太子中允，出爲嘉州判官。居憂躬耕，以易授魯人。著有徂徠集二十卷。

今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者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上聲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纏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

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臧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

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

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 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誼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僕名儒行，以愧夫儒名而僕行者。序事如分而止，無一溢語，得此覺壯悔老僕傳，猶不免失諸過火。

【註釋】【三司】宋理財之官，即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劉隨曾爲三司鹽鐵副使。【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進士及第，通

判益州，後遷右司諫，終天章閣待制，居官以清直聞。

【趙鄰幾】鄆州須城人。五代周舉進士，入宋直史館，左遷補闕知制誥，爲文

浩博，慕唐四傑體，有文集行世。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喪服有期功之分。期，一年之服；大功，五月；小功，三月。強近，言較爲親近

之人。

【彊梁】（莊子）從其彊梁。（註）彊梁，多力也。

【暴】侮也。

【霑體塗足】

（國語）「霑體塗足，暴其髮膚。」努力人

常如此。

【區宅廛田】（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一廛，百畝也。一區，猶一所。

【宋】州名，今河南商邱縣。【宋】

【白】字太素，少善屬文，太宗時爲翰林學士。

【楊徽之】字仲猷，清介尚名教，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卒贈兵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邱人。舉進士，釋褐沂水主簿，官至太常少卿。事兄維，友愛甚篤。有集二十卷。

【顏叔子】周時魯人。嘗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

賓客闐門，及罷免，門可羅雀。見《漢書汲黯鄭當時傳贊》。

【韓吏部】退之官吏部侍郎，故有此稱。

曹氏女傳

章望之

（宋）字表民，浦城人。初由伯父蔭，爲祕書校書郎。歐陽修、吳奎等薦除建康軍判官，不赴，以光祿寺丞致仕。著有詩文集三卷。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

厄歌切

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基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旣歿，其故僚率吏民

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

殯

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

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

蒞同

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

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

去

焉，惟它

他同

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

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尙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歿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織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

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烏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尙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尙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惜未知其年與名。

臨財不苟，不能得諸於士大夫，作者之傳曹氏，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

【註釋】【天聖】宋仁宗年號。【持憲】猶言執法也。【阿回】順旨也。【興化軍】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置太平軍，

尋改興化軍，後升爲興化州，今福建莆田縣。【窆】葬事下棺也。【酌】（禮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註）酌，猶取也。【莅】

臨也。【自醜】自爲醜惡也。【妾有大罰】天降大罰於己而喪父也。【曾無賢者之責也】言初不望其爲賢者也。

【濫狀】濫惡之狀。【貪冒】見利勇往曰冒。

洪渥傳

曾

鞏

（宋）字子固，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寧滄等州，所至務去民疾苦，入爲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選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

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

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不矜奇立異，而自合乎中庸；世而盡如此人，去黃農不遠矣。

【註釋】撫州臨川 臨川縣，宋撫州屬，今縣屬江西省。

【官不馳騁】官階之滯也。

【黃州麻城】麻城縣，宋黃州屬，

今縣屬湖北省。

【茶場】製茶之場所也。（宋史食貨志） 權茶之制，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

【孥】子

也。【量口用俸】量人口以爲用，故有所餘也。

【掇】取也。

【平居不可任以事】言其性和平，粥粥若無能也。

【撫】

拾也。

方山子傳

陳慥，字季常，眉州青神人也。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隱居以溪山自娛。初與子瞻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子瞻謫居黃州，與之往來唱和，爲作方山子傳。

蘇

軾

見序跋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古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勺帽，方聳悚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嬰切厭縛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賂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字如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

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勲閥，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同儻見之歟！

此謫居後借題發揮之作，文境亦演迤縈漾，令人把玩不盡。

【註釋】【光黃】三州名。光治今河南潢川縣，黃治今湖北黃岡縣。【朱家】魯人，漢初大俠也。陰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

見。【郭解】漢軹人，字翁伯，爲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俠，睚眦殺人，後折節改行，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報，救人之命，不矜其功。【折

節】頓改舊習也。【馳騁】此作用世解。【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縠爲之，四時祠宗廟，樂人舞佾服之。見後漢書輿服志。

唐宋時，則爲隱士之冠。【謫居於黃】軾以事之不便民者，爲詩以託諷。李定等因誣以怨謗，繫獄，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嬰

然】驚顧貌。【環堵】堵，垣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使酒】漢書蓋寬饒傳：爲人剛直使酒。註：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洛陽】今河南洛陽縣。【儻】或然之詞。儻見，謂不期見而見也。

錢乙傳

劉 跂

（宋）東光人，能屬文。父攀爲姦臣文及甫所害，且免跂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跂還，伏闕訴父冤，乃貶及甫等，復跂原官。著有學易集八卷。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俶六納土，曾祖贊。切於倫隨以北，

因家於鄆。運父顯，吳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

歲，母前亡。父同產姑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

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

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

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

乙始以顓頊。信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

林醫學，賜緋。

非

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

掣

癰。

縱

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

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丞醫，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

乙本有羸

力爲切

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

敗

甚，

乃歎曰：『此所謂周痺

界

也。周痺入藏

通臟

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

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

戀

不能用，乃喜

曰：『可矣！』

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

兔

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劓

株切

之，果

得伏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

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

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癰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

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爲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難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之。』劉授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良醫出於孝子，人奇其術，我敬其行。

【註釋】

【錢塘】今浙江杭縣。

【屬】親屬，有服者也。

【假納土】假，吳越王錢鏐孫。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假以地歸宋，封

淮海郡王。

【鄆】五代時爲州，宋因之，治今山東東平縣西北。

【鍼醫】醫之善鍼灸者。

【顓頊】顓，頭顓也。顓同凶。（說文）顓

會臍蓋也，或稱頂顓。顓頊方，治顓頊之方也。

【元豐】宋神宗年號。

【緋】帛赤色也。唐制，官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

【瘵

癯】風病。

【神宗】名頊，英宗子，在位十八年。

【紫衣金魚】紫衣，視緋爲貴。金魚，佩飾也。古有玉魚、金魚、銀魚三等。

【哲

宗】名煦，神宗子，在位十五年。

【羸】（說文）瘦也。

【周痹】溼病也。（內經）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痹。

【末】手足也。

【攣】手足曲病也。

【菟絲】（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伏菟，上有菟絲。

【篝火】以薪覆火也。

【靳靳】固執貌。

【度越

縱舍】言不爲法所拘。

【本草】書名，相傳爲神農所作，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其書實始於後漢，所載郡縣，多漢時

地名。

【六氣】道家謂仙人服氣。此言六氣，即仙人所服食者也。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

氣。一說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黃爲六氣。

【五運】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運也。（潛夫論）上

觀太古五行之運。【剡】刺取也。

一是居士傳

一是居士，係所南自號。

鄭思肖

（宋）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鴻詞科。會元兵南下，叩閣上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

報。遂客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著有錦錢餘笑、百二圖詩集、鐵函心史等書。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互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厯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邪？又寧見有二父邪？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

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

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有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興盡卽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閒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哆修口不語瞠撐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游山水閒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藝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